

淮南子集解
下冊



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淮南子集解

校勘者 葉 晦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人 周 健 人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一 三 七 號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廣州 南昌 萬縣
南京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北平 開封

洋裝二冊定價二元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類
以無始符也故而道應

解卷下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無為有形而不為也曰。

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

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雲問

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

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

牙嘗而知之。當澗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

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

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

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

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枉文

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

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

道。亦無治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食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

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

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于高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

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臯之愛其子也。臯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

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

董闕于趙氏臣無卹賤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

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

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新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

器榘也。○遠吉按左傳行人執榘承飲遺于子重。緒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章昭說。飲器榘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謬瀾。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

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

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瘞乎若新生之牘。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熱視不言。

淮南子集解 卷下 道應訓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

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 翟之二邑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

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

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引杓

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

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

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

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

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不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歎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

也大王獨無意耶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其不歎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

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當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

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

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德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

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託驥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

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蹶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駝驢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駝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蹶有患害

蛩蛩駝驢必負而走遠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蓋甘草即有雜叩叩距虛實而走其名謂之蹶故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獨溲溲相通故借用之廣武縣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蹶作蹶從虫駝驢作巨虛叩作蹶字為正然則叩者省作距者借

作蹶及駝驢者別也

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

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爲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

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

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

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

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

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

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

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與吳夫差所以自剄也故老子曰。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

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車也時曰我在我登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

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從者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

擊牛角。滿疾商歌。通音按疾太平御覽引作暫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之曰。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贖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在子己身心之
義則也言內守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中山解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

重生己
之性也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

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

中山解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

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

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

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

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

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

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

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

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

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

言不勝己之德則當
經心意則已神無怨也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如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

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

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

公讀書於堂。

桓公齊君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

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

輪扁人名同作
書之人何在也

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糟粕淨也精
已流之糟也

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

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

苦也

大徐則甘而不固。

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

在君行實。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

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

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

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

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

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子佩楚莊王之弟，飲酒也。莊王許諾。遠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子京，蓋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蓋即強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猶

執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

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遠吉按：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

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

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驛，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

人也。從者，孤區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餼，而加璧

焉。重耳受其餼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

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

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馬先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

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

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

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

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

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字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

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髮鬣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

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繯采薪者九方堙繯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

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

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

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

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

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

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

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

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

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敗東下也。宜若聞

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

起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

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

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

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屬。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名也。使

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

無棄物是謂襄明。子發攻蔡。論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論蔡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

此附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

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

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天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

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

不知。願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

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子。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

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

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

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

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

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

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鉤。鑿銀鑿也。鉤。鈎也。大司馬曰。子巧耶。有道耶。曰。臣有守

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

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

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延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

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

恭儉。爾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

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為二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豻。豻。胡地野犬。白

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

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親之一日相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

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

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

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犧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窮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

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

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是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

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

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

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

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